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十九

明 王慎中 撰

祭文

祭汪石潭公文 代九卿作

維公睟是淑精東南之美在類别丰居群殊趾驟曠道林溯沿藝水既涉其津亦亢其坻鏡流趨風傾彼庶士稽訓先民效思行止望達承塵希景耀晷厲節懷瑜茂猷秘涖為時律魁禔禔其履蹈榮惟恭罔有攸訾孰挠

孰澄不濁不湜恵心㐹物冲質㑹古谿喻披雲淳同飲醴艮胹餴躬奉以終始在昔登明遂載厥聲有萃斯彦莫之與京迺躡清華于帝之庭擢芳景福振翼承明辟彼皇鳥肅肅斯征在虞翽飛于周雝鳴何食非竹何飲非霙衆羽兢鶩枳集籢登翩翩五采覽輝後興武皇之季艱我天造夭辰晦精熒惑熠燿譪譪旻著渥渥揚澆公於其時不戁不怢龢奏濡行約軌矩蹈迨其暨矣先笑後咷獨公完譽民之攸效黄圖闢啓光宅昌暉帝

命維嘉為璋為珪雋經黼座珥管彤幃大宰作貳珩芾逮
輝賛禪廟謨上有道揆體鑒撝朗運斤而揮迺進秩宗
士志共熈媚于神人禋祓具徽大議在廷岳立山巍禍
茍則免福田可幾公擇其間弗蔑弗感英英鳳舉冥冥
鴻飛如彼迅矢决自張機褫組一朝其甘若飴十畝之
間桂枝連蜷巫咸所隣闕右洪韓班豹狎旟文螭扈門
俯藻緑渚仰蔭陽巒樹之香草芳與風宣鶴鳴九皋其
音戾天甿之望之如潦赴川甿望維何云于東山庶曰

無疢邦有人焉胡天弗弔降此鞠殃古亦有言人之云亡士殞龜策國萏棟梁百身莫贖羣慮惝慌道信運屈用厄名張烏知他日孰存孰亡論歸于世魂返于鄉緘詞告哀昭鑒不爽

祭王少山尊翁封君文

庚寅八月之望王友志達以書來訃曰不弔孤遘戾於天降割于予先人嫘嫘在疢痛何可言年家子某迺辦香清酎南望仲哀遂爲文告于可蘭封君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惟公明明懿誼先民之儀怡心率物莅事肇基惇友恤匱展旅周幾維其德矣亦孔之遺亦既有之愛而知勞造之無斁敕以不佻鴻飛憲署鸞峙民曹維其教矣亦孔之昭約已違辰安貞肥遯擷蘅擥茝桂芬蘭紉賁于丘園不競不震維其哲矣亦孔之順身之不顯光被昌暉帝命載錫寵誥相輝有峩其冠有斐其衣維其貺矣伊教之綏軒車結駟高門有伉緊蘭緊玉楚楚翔翔既庶且碩曰裕而康維其嘏矣伊德之祥明昧玄

鬒髮光順精曰養曰恬攸芋攸寧作賓于鄉爲鄉之刑維其考矣伊哲之承嗚呼惟公敦時令美以迓繁禧宜熾而臧篤右命之弗圖弗慮迺喪迺悲聞訃思赴撫義衷欷䴏告斯將昭格不遲

祭謝汝湖侍郎乃堂文　代胡可泉作

嗚呼夫人世多夫婦乃生乃死人莫知之滅沒惟弟美惟夫人榮哀備矣自昔考祥曰視其履閫中之修聞乎邦里如斯美報獲匪云侈蚤喪所天稱未亡人弔形依

景有此寡身逝者如作斯言可中文正惟兄方念闕祀因心則友弗子其子厥子之賢為今學士令德克孝謂夫人毋崇以嘉名介之䋣祉豈初不育乃報之以其辱㕛學士館僚伊雅生乎可拜沒哭禮也椒藻維馨敢薦于野

祭翟都憲乃堂文

緊碩人之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㽜育兮婉姆訓之所詔厥相攸既獲樂兮偶令德而作儀象幾望

於易文兮嫓樛木於周詩介和祉以發祥兮篤生此岐嶷鳳振輝以鳴岡兮騤驤首而騁逵閭亹亹而宣逮兮陟崇階之巍巍祿及養而色愉兮咢七九以前施匪旨甘之足娛兮文懷之以嘉辭口若一以播美兮曰有母以成之齊湘夏之願祝兮指西王母以為期胡大命之有極兮考厥終而受遺靡朝夕以扶護兮魂不害而東歸洞庭波而起風兮天吳矯而扈惟歷蹇鄧之脩路兮人罷市而弔祠備哀榮於生死兮信純嘏而昌悲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丁酉十一月十八日吳郡李母太夫人之訃至山東其子侍御寓山君擗踊號呼受節與符以還于上曰臣松不幸有母之喪不能終使事百爾官政棄不省視跣而南奔某等備員藩臬辱有一日之誼宜有薦奠以致一哀侍御君痛甚而奔之疾也故弗及薦越次年戊戌正月某日乃得再拜遣使走于吳下具牲與酒就太夫人之位而祭焉乃告之以文曰古所謂為母之慈而義者

雖思其子之甚必能忍愛而勉以事君之勤人子之賢而孝者雖廹於君命之嚴而不能一日忘其將養之情於驅馳經營之頃故鴇羽之詩憂王事之靡盬而嘆將母之不遑夫欲將其母而阻於未遑之事而不害為人子之孝岵岵之詩母嗟其子之行役而勉之以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蓋曰其事人之不可不謹且言歸之有日不得以念母之故而輟其共事之勤也母之慈而知義若此彼為子者外有君命之嚴而內有母教之義亦安

得不抑情以狥於尊者之事乎始某等受事於侍御之臺盖旅進而見者數矣侍御君南向望母色慘詞慼若不能一日居於其職而太夫人之訃卒至侍御君之悲寧有極耶然揆之詩人之義則侍御君之所遭亦古之賢大夫而任使者之所有而太夫人之所不憾者也考終之不為死而有後之不為亡太夫人其又何憾焉某等謹緘此詞既以侑太夫人且以慰侍御君之悲

祭張掌科乃尊文

生甬東之故氏木在門而維喬抱遺經而獨究聲敎聞之四遥析疑義於羣㒸靡㷜夕與息朝王在珉而弗售光揜抑以終韜身不獲而後遺業厥子之能紹矯鴻羽以漸序皇駿賚而錫褒雖屈名乃享實穫如種之可要諒之死而無憾神天行其逍遥禮重喪而致哭庶斯文之可招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足以

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印食五品之禄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為困辱矣其才宜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為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徼中是其所以為之者尊顯困辱皆外至者也士之所以立己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能使憂蓋至於此則權細之人終不能以得志於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

不能畀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己所得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恍悼悲嘆而不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祭劉長史文

博藝多材知畧敢武皆世之所貴尚也然伍被羊勝以材藝禍梁枚赫周丘以畧武亂衡山豈非守藩之度在於懐德而為相者不樂有其此長也耶先生質直而寡於材藝豪曠而不為知武於世所貴尚者若有所不及然而奉法遵職王宮之中大治優游寵錫以長其福雖遭值大王仁孝恭順事得其主而先生之為相不近禍以致亂亦足多矣先生之歿也王人班綫而下賵岳牧致悼而臨哀所以勤乎人者如此亦足

以明其生之為榮而旅櫬言歸有令子之孝扶服將護䰟也憑依無所震恐又何恨乎他鄉某等辱與令子誼有世講異於凡民之有喪而官守拘戀有所不得致其情故申之以此詞而侑之以廣壯清酒靈其鑒之

祭張封君文

嗚呼一氣生人分殊惟萬壽夭富貴榮辱貧賤安困樂憂福與禍患或相什百倍蓰無算稽實論報曰由凶善

嗚呼封君於此數端若擇而取何福不集靡患不去彼天弗僭惟善人與今茲大歸厥貽斯美是曰令終孰云非祉敢告公靈兼鮮令子

祭潘封君文

戊戌冬十月六日婺源潘補菴先生之訃至江西其子叅知薦叔君行部在建昌聞之置案牘棄吏卒晝夜東奔至藩臬之僚郡邑之屬不得弔慰吏民鮮知者其友王某自九江歸不及送越歲已亥正月之望始得寓詞

遣人就補菴先生之位而告焉其詞曰嗚呼先生有表式王朝之節而勸率止及於鄉有澤潤生民之仁而敦睦止行於族有旁周庶物之智而綜理止施於家故不及當身以用於世行其學而有子以顯其志述其事某始仕容臺茲忝牧省皆辱與令子為僚令子之學宗宋朱子而得其真言為法程動中儀矩某雖貌友而心實師之夫有韋齋然後有晦菴此某所以推遡本源私致慕于先生而幾萬一請見於他日不謂遽爾不留使令

子呼號跣走奪子所師而去也觴酒豆肉向風寓奠身雖不往而意固已馳矣且因令子之孝以告先生其享之否

祭大寧薛居士文

嗚呼先生以振古之才拔俗之氣超覽之識精覃之思初為文章踔絶奔騖出入莊騷荀卿左氏浸淫二都班書馬記沉涵亭蓄蓄極而肆如彼長江秋水時至百川灌之沛然横潰千里萬態浩不可制觀者阻喪䰟掉心

悖晚究道真飲食知味本根獨榮枝葉俱瘁覽盡羣
經一言有契往古來今上天下地心潛將測乃蜡乃際
著號大寧厥以明志奇節清修洽聞博藝皆事之餘匪必
匪意我生自閩先後殊輩願言有懷道遠莫致先生於我
曾不遐遺過採虛稱謂可與議面目未交神情已詰睠
焉懷之已踰五禩豈謂入邑先生子棄登堂顧瞻徒肅
虛位無窮之思潛然出涕冥莫有神知我來此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殁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删定述作者班班具存門人復記其所與弟子問答彚而為書皆行於世儒者乃謂夫子殁而微言絶盖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絶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王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絶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

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于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絶也况其言之載于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于已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為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覩先生之祠魏

然于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借
告斯文

祭魯府紀善丘勿齋公文

嗚呼惟公沖夷之性閎廓之度醇懿之脩恬愉之趣渾
然天稟履之若素忮求兩舍以與物遇能者挾藝遭黜
如失公富所挾不畀閒秩起家一經師儒是職循循誘
人靡懷懟忞屈懦衰不戒苟得如濡公日未昃善持末路
帝眷宗藩擇使往輔解組而去曽不返顧孰云一官進

退非難公於所處義命攸闗進無繫吝退不盤桓循心而蹈於世相安制廩之薄惟儒官獨予匱急困迺性所欲門人之貧與我共禄宗親有飢待我出轂司成先正曰汝吾徒羲文之畫陳邵之圖俗學卤莽不味其腴吾說在此惟與汝俱大理名卿呼公維伯曰蚤克樹有與之植臺有風猷邑有恵澤揆自推功伯勉之力公於先人十年以長晚忘其齒友于之行竹林逶遊曲水嘉宴先後嘯歌維譃且衎先人季女公之冢孫託以姻婭情

好彌敦四域之閫郭南維隅其室匪邇過逢劇劬藐余小
子執役實從几席杖屨安老之供側聆諄訓寬中祥外
載色載笑以為提誨天降戾虐先人捐館公來弔賻繼
以慰勉閔予垢柴責云勿死摧裂之餘音猶存耳倚廬
而哀久弗我顧始聞遘疾箸觴鮮御走侍安否拜伏床
移問少差與以首頷之退謁公嗣告言後事歲時所制
誠信以俟答謂勿然氣定神間藥物輔良終愈且還訃
辭忽至驚詫嗟咨扶服徃哭堂已施帷貴富壽康考終

好德古命曰福公已兼有蓀和以居乘化而盡既謂安常亦名處順某想慕儀則噭噭而隨不逹於命維誼之悲載內在俎挹酒注卮公其來哉跪侑此辭

祭丘檢齋文

士於斯人何如可命其業維經其本維行俗衰道降士失操柄口耳之間數尺以徑入此出彼塗說道聽割裂剽掠經為竊咿是用夸毗猥卑不競惟君發憤深思究竟圖畫開始窔神姬聖傳疏沿流周精程正上窺下攬

日以夜併飲食忘味亦忘温凊與義難㫁疑詞莫訂宿師所鐫講説紛評至君而明抉剔包并謹守一門不歧他徑寧獨經明其行亦稱約繩畫矩足靡殊騁守瓶括囊言無擇病歛束筋骸翼翼翼其敬端拱斯翔俯也折磬人所不堪我罔弗勝奚斯末品高明介姓無敢或慢初終不更其貌之恭非以幾倖其言之温非以為佞内修于家尤至者性父悦子賢弟戴兄令紜紜薄俗足使衡鏡君於為士蓋躬其盛如彼席珍宜在嘉聘徒韞在櫝

光以自暎澤宮貢士晚以君應典教蘇學前有安定思樂泮水可以游泳青青者衿以共絃誦其施則微其道之慶宜久其施為青衿幸胡然一疾千里歸櫬含不及視歛不及贈為此奠文握筆淚迸

祭都憲丘集齋文

天於生材付與甚艱既其付之成不倏然歷多年所始練而完惟公卓犖若性能焉早脩斂習在少不遷擺棄踐涉趨詣涯巔厥材之用亦有微權屨之踣之俾跋以

全困而後作庶免迷顛惟公亨逹意得且便衷自神誘
沛乎行川若執規矩周折惟旋先帝武宗收士不試蓋
有所待待今皇帝帝初臨軒首賜之第濟濟三百孰為
魁壘世所屈指數人而已公列其間有光無愧謂天所
生先帝所遺宜佐今皇躋升至治孰意數人中路遭躓公
雖未逢猶敭在位士心咸屬曉夕以冀宜握政樞宜陪
國議盡究其材以振斯世其數人者尚有未死或待公
興因公而起我與公游常勉以此公讓不當以明謙退

我知公懷所負在是公材過人千里一騁在觚有稜在錐有穎庸庸之流喋喋不能逞闗口失聲俯其項領比葢含藏閲乎休靚畛域難窮爲波萬頃瑕累可匿表玉之聖隱納垢疾山藪斯盛欲量所蓄豆鍾何竟惟我知之每見增敬謂可和齊賢否不競謂可調柔頑戾使聽多事之時難持之柄期迄有庸徼是昌勝嘗笑謂公高位來速匪敢戲謾葢以此卜洎其偉儀山貌電目非知德者亦爲公祝何言一旦氣息不屬約束四體屏焉就木

堂堂岳立忽爾摧剥海内英游應相弔哭况我於公相知自夙晚契益敦兒女交託視公之暝有淚如簇此淚何為孰知我悲謂我悲者婚姻之私誰無婚姻則情之宜其情而已曷謂曰知惟我之哭獨殊乎玆公所挾持不在尋尺與世豪傑期通膽膈齗齗者訾非公之戚豪傑知之公以為適公業既崇公譽亦赫然訾公者猶恐不克有我知公公暝宜懌為此哀章以侑酹滴

祭楊剎約秀才文

吾友楊君一魯之亡予哭之既哀每臨其喪則哀不能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喪且三月几筵將徹矣乃始辞哀為文陳果核肴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甚哉君之不可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即才雄於同游之間而亦以取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其雕詞繪句為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時合變為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者自疑自予之得與君友既熟其為文又詳

其為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為人果不可訾而其為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修其為人而盡反其所為文盖數十年之間其為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為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為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矜

不怠而知變焉君之為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勉焉此予所以慕君而欲引君於道也君亦方有意於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為人既無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窮達之感脩短之悲不足為言之矣

祭李抑齋乃堂文

觀海而知河觀岳而知崑崙蓋本其所自也某等不及識夫人而知夫人之子夫人有子二人皆賢有文譬之

天球和璧龔美室中豐楠文梓重英林麓然非其有之則亦何以似之哉方夫人守約食貧教二子而俟其成也不以二子之淹晦坎躓為憂亦不以是為子之過葢知其材之必有遇也及其發跡奮身自致通顯夫人不以是為子之幸葢知其材之足以得之也長子憲副君以直道正學忤勢違時失驗封而出察沅湘方有兵事夫人能以為喜力勉其往而不許其迎與次子居於家葢知次子之能養以慰其兄而不欲以仰事之勤累

其子於官次使得畢力於王事以靖寇而息民也夫人於窮達得失家國輕重之間為有獨見而素計其識有過人者二子之賢信乎其有所自也某等辱交令子夫人之存有可拜之誼歿而哭之於禮為宜陳牲縮酒既碩且潔而侑之以此詞

祭李筠溪夫人文　會奠代作

人生有女有不為婦為婦衆矣有不為母為母已難况於為祖方其為祖其身既老有姑可事舉世所少其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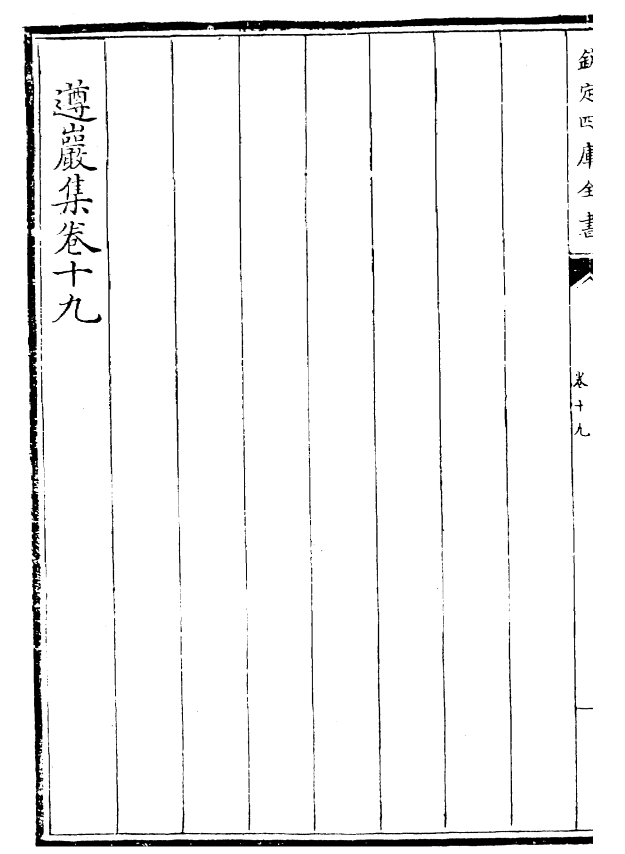
此者曰福與壽不問可知已為兼有其夫貴乎其否與賢猶不能必事之難全盖禀不齊勢使之然有如夫人全此具美人蘄于天欲其有此萃于夫人靡遺憾已祥不虛集必有致之惟德召祥乃理之宜夫人之德欲考而知於誰其徵盖觀於玆某等與僉憲公接雅縉紳友誼周洽內訃之聞宜有吊唁牲酒既潔侑以此文

祭何親家母孺人劉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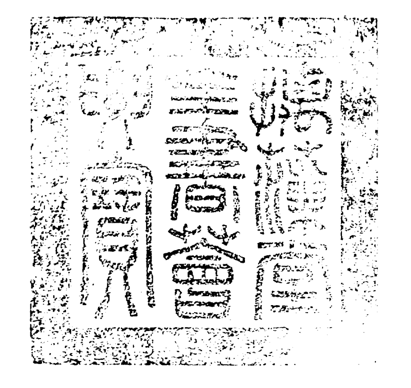
何在晉邑是為舊家隱樂田園不雜以他邁德之種本

而未華其積孔厚發之必奢爰及今日揚芬舒葩詩詠綿緜有同條厎猗與碩人恵淑静嘉相夫敏事黜其驕夸夫歿不惰老如幼髽以勞自勝維思無邪教其子孫詩蘖書芽日滋月益長發增加子孝孫才暮年婆娑厥安伊何重較之車原有秔稌池有鯉鯊豐豆潔杯物時且佳宜享眉壽受祉茂遐今考以終大耋之嗟靈之順婦實吾女弟佐夫誨子克踵姑矣閑其内則施及外事秩秩有序俾姑燕喜今其逝矣惟婦與子哀毀不迷終事

中禮某等有母之喪聞訃倍洒在几筵側弗及奔視芷
帛清酒久始克致匪情不足禮則有制撰詞侑奠庶幾
鑒只



遵巖集卷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遵巖集卷二十

明 王慎中 撰

祭文

外祖李尚寳公發引祭文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我外祖竹坡公發引之前一日也主人設朝奠將以遷柩告其外孫其等免小功之服矣不幸有父之喪因服其重者入會哭于堂而特設饌羞牲醴以為奠而告焉嗚呼公其行矣東門之野

王枕山之麓一抔之築隆其如堂窈其如房公將託魂於彼永歸而不反矣人之死也其魄則降其魂則升惟其備道全德完其所受于天而無害者魂升而靈為神以昭于上而與天者游則公與凡人之死魄同其降而魂之為神非人所得而同者矣其神既靈而升于天雖魄降在地不可復化其所託而藏者亦必休祥所集孔固且安則王枕山之築公其可以永歸而無患矣公其行矣嘉言篤行所以垂不朽而詒無窮者其已序次為

狀以行于世言不浮於事文足載其實宜公不死之神所臨照也公之存以脩道全德為時所尊信悅慕葢千萬人而不殊然以私忌而毀之者亦一二焉公其行矣其神照臨在上其尊信悅慕者之衆非公之所喜乃天之所與也其一二忌而毀之者非公之所憎乃天之所奪也彼不畏獲罪于公而知為天之所奪必且自沮而知改矣嗚呼人之生死於世如行跡之去留惟其不朽而存與泯泯而滅者不繫于生死之間公之存於世者

昭昭若是公其行矣可以永歸而不反矣𣈆等所以告公止於此矣攀慕悲痛如何可言

祭司徒頋新山公文

窮人力之知巧以造作而矯拂震耀世之耳目峻跡奇功豈不見謂離類而絶匹惟枝葉不由於根本情狀常露其心術雖彌縫藩飾終至於敗缺而遁屈故小節細事或盡失其平生而衰年末路輒沮喪于昔日誠舉此而究論前世之名公其不蹈此者盖亦甚鮮而况於近

世之人物惟公性資之篤厚器度之龎碩粹美殊禀已精氣之間值濟以修為之敦恪踐履之完密故其行業之載于世隨施輒效俊偉明白焯星月之昭揭而舍其昭昭之地求之於毫末之為隱昧之隙曾無懈惰茍且可以竊窺而潛索其退而家居日月云邁約束筋骸於禮度繁敕之中保合精神於嗜好攖接之外臨深履薄未喻孜孜與慄慄故謂公之剛勇以百里之邑宰列署之郎官當逆瑾權寧之兇焰而宸庶人之變不動聲色

坐使彊圉清謐皆世之所驚要非公之所得其不以尊貴加乎匹夫匹婦而見三尺之童以耄期禮之鈞與已敵斯其剛之仡仡千鍾之禄三品之位稍屈已以締當枋之懽台階衡軸已旦夕之可即而不少戀顧抗疏自劾固人之所難而未足以知公之介决惟衽席之上衾枕之間邪氣不設於四體常若齋居乎燕室其決於難捨之節信於是而可覈其不學蚤仕負奇挾怪横騖捷馳屢躓不悔益謬詭於高明而謁公之貌休休斷斷寂一

長之無有未嘗不退而自失中歲懲艾悟百虛之變滅惟忠惟信堅於金石譬潦水之歸壑思去華而反質方將侍公不離隅側執几杖之僕役豈謂忽然化去捐邦人之瞻事與邑子之儀式民之無禄所共嗟傷而不肖無似尤抱棄予之恤猥陋之文豈足與於論述而粗浮頑率終無典刑烏進修之敢必公尚不亡靈其可乞

祭黃靜山公文

惟仕惟止世之大義慕高跂榮或枉厥志所履彌崇隱

中多愧有溺而躭不能自退至於擯排猶悼而悔薦紳先生鮮逭玆累惟公仕不為高代耕是謀奔走一職其禄易酧無浮於事以貽惡羞止不為矯亦免摧撓曰勸於勞筋力云老舍而自休一丘是保官雖甲冗亦曰仕止二累不嬰善其終始斯為無憾可以沒齒其辱與令子講學同方敘契於公伯叔之行何以薦之牲肥酒芳謂為平生能飲與嘗顧瞻帷堂其人已亡不我能即慨焉永傷侑以此詞以告不忘

哭王武陽文

王武陽先生之柩將以甲寅正月十一日發莆陽歸于泰和其婿陳生實扶護以行莆之大夫士祖奠相屬皆哭盡哀晉江王某病不能赴弔遣門人沈大易往會哭于莆陽學舍是月八日謹馳瓣香屬友人莊繼炳走候柩發之日送于道周而告以文曰嗚呼先生之學修身立命形有天壽不二者性既知其生自善其死泰和孰家莆陽孰旅魂合于天游浮清揚全返知覺昭哉不亡

維是友生斯道之悼舉送輤車何以爲告

祭林雲衢先生文

嗚呼披褐而玉在懷尚絅而錦爲衣含真蘊以内足胡外物之可希彼力制而矯慕終自鮮夫天機杳漸逵之鴻羽瞻肅肅其可儀鶴長鳴乎九皋聲遠揚而天飛偉哲人之高尚豈世網之能羈乘蕇路以途泥安駟駕之驂騑茨桑樞以甕牖美數仞而華榱懷絜不易乎狐温甘藜藿其如飴藏道德以阨窮厥心亨而志違抱遺經

以俛仰每朝哦而夕披鑽有堅而必入探無賾之不窺時發揮於口頰亹玉屑而泉霏愚入由之智出虛往莫不實歸維井渫之不汲匪行道之惻悲虞氏久不為政歌在野之式微邁年齒猶不倦獨懷此其何之嗟及門之吾黨辱刮視而誘携尊所聞之不力歲冉冉以道馳悵儀刑之一失將日遠而日非洒掬淚而跪薦愧醑薄而肴稀

祭黄曉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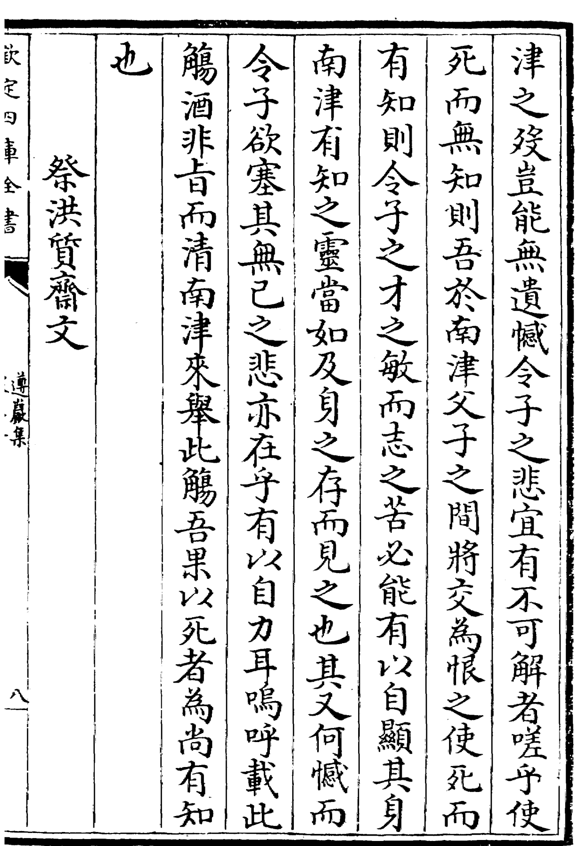
嗚呼木之有癭石之有峰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所施其繩削礱琢之功棄捐于深山大澤汩沒泥沙穿穴蟲蟻沮洳薈蘙之所蔽蒙而其奇形怪質輪囷猥壘突兀玲瓏往往呈露變怪嘯夔魅而怒雨風至其置之耳目之須摩挲瞻睹則足使人愛玩駭嘆而繁弃溫珉退然自失其可悅之容故好事有力者竭意搜取不忍其長捐山澤而二物者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於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事所處殊勢故二物之所遇或珍重寶惜

於廣囿華軒雕闌瑤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娛遊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懷靈含秀怪怪奇奇非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成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之難久既終歸於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失於胷中嗚呼曉江今其亡矣奇形怪質既不復存於山澤精魄靈氣猶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變滅幻龍于頎噭噭然於生死之際哀悼歔欷而不能已其為拘拘吝固之人而不

足以語造化之大終

祭陳南津文

環鰲之滸而居者殆數千家而以氏族望於其土數姓而已生於望姓者不知幾何人而詩禮有所承傳産業可以貽籍者不能數人也於其間有詩禮之承傳者或薄于生有産業之貽籍者或陋于文若南津所謂兼之者也人生事情如此亦可自慰然以令子之抱奇好學將旦夕奮跡發身及其父之見也而今不可得見矣南



津之歿豈能無遺憾令子之悲宜有不可解者嗟乎使死而無知則吾於南津父子之間將交爲恨之使死而有知則令子之才之敏而志之苦必能有以自顯其身南津有知之靈當如及身之存而見之也其又何憾而令子欲塞其無已之悲亦在乎有以自力耳嗚呼載此觴酒非旨而清南津來舉此觴吾果以死者爲尚有知也

祭洪質齋文

大宗惟洪有望于英山既英只川亦斯名發祥鍾和伊人攸興其人孔多孰最有聲曰公實最長宗之盟厥德之美篤自天委日功月行勤以積累既富且壽又多男子多而且才以顯公祉仲剖麟符季維柱史以仁牧人公曰移理其黙以直亦惟公喜伯也晚薦教吳之士其末二生翔譽泮水皆公之訓振振書禮語福之隆其尤在此乘化而歸更何憾悔其等辱公相好亦與子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既碩而栔公不可即曷寫

此憂爰寫于詞以侑薄羞

哭貢園兄文

兄孝於父母人也然父早喪而不得養其生徒有刻苦欲繼其立家之志而力又未及也得養其母矣而天奪兄年使不得終其事是兄之情事卒未及伸而懷無窮之恨以歿也天乎胡於孝者不厚其與而靳之如此既不可知則有推而付之於命而已雖其如此而兄不泯之魂其能以自弛乎兄臨歿之言以老母與諸子託我

我不敢忘養母之事兄有弟能執之朝夕之奉我不與知知其大者而已諸子教育之大者我當任之其細者有兄之内子在我亦不與知也以此告兄兄魂其少慰以弛否酒温饌芳敬持以進兄如不泯當來擧一觴觴也

祭洪月樓親家文

嗚呼自昔有言卜壽以德或以貌徵少失多得德貌兼稽鮮有漏忒惟公之禀祥慎温克不躁不誕愿而能飭

居臨卑暬不厲呵叱造次之頃弗形遽色世機抵巇每退而囿家庭之内靜嘉可則惇厥宗黨爰及姻戚情禮具宜不學亦式富之與仁常罔並獲公於治生日滋月殖人皆願之曾靡怨嘖農畋舞歌樂藝其穡役者欣赴為殫其力厥以德卜傳公之匹暨其生貌寔偉且碩何意堂堂忽焉摧踣閲齒幾何踰艾之七雖非不壽於德未塞天乎茫茫孰訊其極吾之季妹歸于公室中道夭殁子哭之亟併為公弔相向悼惻見公雙鬢蒼然班白

微怪其早緊容甚澤子頃抱痾聞公遘疾不遣視省匆藥可必屬有遠遊匪朝伊夕豈謂須叟遂成今昔俯仰平生悲攬于臆來登公堂邈不可即愧乏豐饌酒清牲瘠抒詞侑奠涕與酹瀝

祭户部何他山文

嗚呼造化生材厥甚不易既其生之曷曰無意俾升於名俾達於位斯意所屬才克有試宜永以年匆折匆替令德茂業終底厥至先生之生獨鍾醇懿早嵗秀發文

釆炳蔚冲厚內朗近道之器日修月益漸臻明邃比揚于朝歳隣强仕敬爾由獄為國法士持身之廉與人之義好學自虛彌遜其志充積涵摩將閎以肆胡為一疾遽爾長逝鄉失仁賢國殲俊乂令人懵懵視天斯為胡然生之胡使早棄兹所嘆悼葢閔斯世至其一家俯仰之計旁無近親下絶息嗣行路心惻潸然隕涕惟其達觀超舉洞視修短吉凶蕩然齊致舍是之云何能為慰

祭侍御陳見吾文

嗚呼維公英資天挺絶出輩倫充之問學益邃以醇春秋指授集者如鱗三傳異同譬彼絲棼理之有緒曲暢區分晩甲其科聞于有閩匪直也閩海内有聞聽讞之明誦在越詆執刑秋肅實温以春持經飭律民之司均峩峩風節入正臺紳在烏有鷙萬目眴眴鏗鏘巍論羣耳為震破柱取奸如漢虎臣直指奉使亦埋其輪權幸側睨百忌集身叢挫折軸于古有云議祔一疏瀝腹以陳覆謂我狂可畏壬人竭忠賈害殆即鬼隣完軀還里

苟帝之仁帝仁且明鑒下孔殷暫斥將台豈終棄淪蔽
賢有責鞅望未伸宜養以俟誰曰不信胡意邁疾不弔
維旻忽然形化氣應不泯乘雲騎星精喪尚真

祭陳見吾先生文

某生十一歲寔從先生授春秋讀先生不及終館而某
往即他師竟以易起家使某不得聞聖人筆削之旨蓋
有數存焉然終身事先生以師而先生亦友某以問學
自在仕至閒居相追隨二十年間講究探討前人學術

之是非當今時務之得失人材邪正用舍風俗之汙隆升降言之多矣雖合不一要為不離於學問流俗無用不急之辨察未嘗有焉中間其以葬父哀苦瘁慼之頃而先生亦為掩其子彼此異同必竭所見蓋亦師弟朋友相與折衷可否直而無隱之義他人不免以為疑而吾二人者未始少有間也日惟望先生之出振發竒氣施設壯猷使春秋之讀見諸行事何意一旦淹然以逝也嗚呼痛哉先生於鄉所敬事者莫如故竹坡公所嚴

文者莫如張淨峰公而某之不肖直以一日及門之雅遂辱從遊之厚竹坡公吾外祖也淨峰公於某尤不淺不揆哭先生未幾而淨峰之訃至自楚嗚呼數日之間豈堪此兩哭耶縉紳奠先生之章某既執筆而復述其私以致門下之慟肴芳酒清先生豈復能飲食之

祭長史徐浯溪文

嗚呼公果止於此耶公果止於此耶公以恢弘肅給之材和易寛慱之度温粹冲挹之容磊落開敏之辨其於

酬世揆物應變成務足以上下皆宜彼此無斁時所謂
美職顯位隆秩穹階以宅名才而償異績者乃公所宜
據而齟齬仕路跋疐艱阻久淹百里僅起留曹未涉敘
遷輒遭左授趙國拜相之命縉紳交駭不曉何以畀
公然公方且不以顯晦榮瘁嬰懷雍容笑傲擕楪紆紱
懽然就道是雖不得效其材於世而輔導賢王守藩謹
度共享榮寵以終其身亦足以自同古之不得志而隱
於禄者而忽遘疢疾之官未幾溘然不起嗟乎豈惟世

之容公者狹不使得達於仕而天之奪公又迫竟不得永其年吁可恨也某自童稚辱教有同子弟而重以令子與先人連姻之雅情好彌敦聞公之訃實深傷悼念惟尊甫老年哭子之悲令子終天永慕之痛九泉有知應不瞑目然尊甫受禀獨厚彊健堅决眉壽無疆而令子賢孝能於大故摧楚之中忍情竭力持家治事以奉其祖而力學好修發聞于時以繼公欲為之志而泄其未盡之用蓋必有日公亦可以瞑目矣觴酒豆肉謹薦

几筵而侑之以此文既以告公而且以塞公父子之悲公其享之

祭侍御林沙溪公文

嗚呼惟公德宇之懿甘雨祥風踐履之醇精金良玉襟懐之曠汪波恬海心事之正白日青天宜保不貲之身介無疆之筭永為縉紳之楷範鄉黨之典刑而今已矣吾徒何所依向凡在同遊與及接後塵者孰不嗟悼嘆息於公之云亡然公得壽已高諸福備有令善終始曾

靡遺憾朞等雖公爲士夫鄉人痛而於公之所享無所可致其不足之恨旨酒在樽芳肴在俎猶庶幾平生侍談共遊之彷彿而公不復來舉此觴舫矣悲慕之情如何能已

祭李筠溪先生文

嗚呼清溝之里峰暎澤滙奇秀誕鍾氣數攸會樹之菉竹如簀斯會猗猗青青鳳兮來萃乃鳴乃飛翩翩噦噦篤生賢碩應時之泰竹坡騫騰蔚爲人瑞公乃繼起接

其翔翺肆公之學鈎深探賾孔孟微言羲文奥畫宿師積疑渙然氷釋虚齋先正教人以易公蚤入門遂衆所得師承原本文有法式師所著書公廣其刻傳于西人施及遐側後生講習開蒙發慼肆公之政善斷能聽始評棘寺讞審衡鏡色詞有稽徵以法令陟為蜀臬風裁獨正繩奸擿隱節剥穴釐吏有苛賕解綬逸迸豪有暴武慢膽改行柬憲持體與御史諍坐此失官既去乃詠如公之藴不究其施人莫不憤公善自怡葆光隤和林

泉娛熙老而益康介此純禧從以孫子寔教書詩桑榆之景宴樂且宜壽豈令終靡有憾遺芳有在俎清酒在卮薦此侑文公乎有知

祭外祖叔李筠溪翁先生文

嗚呼公與竹坡公以昆弟相繼登朝海内之人莫不知有晉江李氏之賢而清溝之山川靈異遂為泉人所談竹坡公以乞養父母自謝而歸公又以忤臺臣見罷何天生斯人而不使之大有用也憶某稚時公嘗課以童

子句對應聲而答公頗以為奇也公歸自西蜀其方游庠序總角丱耳公閱其文嘉許而期之及叨第歸婚屢得見公凡與其語者皆居官應事之大端細目某幸得有聞因嘆公之才宜大用而不用為深恨也竹坡公既棄斯世賴公歸然壽康靈光獨存猶慰瞻侍而今已矣嗚呼悲哉鄉士夫之奠其為文述公政學之懿以侑薦告而此特敘始終之感以致攀慕之悲云耳公如不亡猶鑒于斯

祭司徒郗一山公文

歳在乙卯地震之變連山陜數十州縣崩山塞河摧壓以數百萬家民之死者不可為數上震痌省躬思所以救恤其民而修禋告之望祭于華嶽西河疇咨廷臣曰惟戸部侍郎郗守愚克稱任使於是公輟司徒之任以往公所為布宣天子憂民德意多方振護以還定安集未死之民而精心恭事以蠲罪祈祐之誠告于名山大川勞瘁備至竟沒于其事葢以死勤之也訃聞上為悼

歎錫之恤典加贈易名恩禮特異遣使護其喪以歸人孰不死如公之死可謂得其所終無憾而有賴矣友人王某抱疾不能往哭謹遣奠于几筵而為文以告曰自世降才難而士者患於致用之偏此重彼輕寸長尺短如物之在衡與合十指而度方圓浮白大韽巨吸箎嗷見謂多能於幹濟而胷罣吏議牴牾苛文無以逭於立監佐史之詈委蛇襜翔步盈咫而趨引繩可以貫醇學之芳譽使之舍其兩手之端拱而馳驟于荊棘阸陿則

息竭力匱而卒仆於躓顛以宋滕元發蔣堂薛向王韶之兵謀吏事終身不免於口語孫泰山石徂徠顏復焦伯强之儔卒其不試於劇䕺而徂徠之小露其所為已亹後而跋前在今日之甚患由昔賢而已然此漢武所以得殺狄山以一障之乘守而田文與吳起論功及夫主少國疑之頃起亦俛焉自失內恧其不足而不敢復言也惟公稟材之異受氣之全圓規方矩不能困之以周折之難而應事綜物時出於側徑旁蹊要以濟變成

務而返歸於周道雖有出入終不踰乎大閑流清渭之湜湜朗然自映而不以形物而羣汚衆疾并納涵藏譬藪澤與山川柯葉廣蔭疲暍者莫不望陰思芘而亭亭挺立絶蘿蔓之縈援固修為之備至緊靈瑩之昭宣予嘗謂道世交喪至於今日淪趨愈下之勢何啻建瓴水於高屋而走九折峻坂之九陳前人之成法亢儒者之高議惟有决此世而逊之不復靡禄爵而嬰事任之權使賢者皆如是以為潔世亦何賴於仁賢陰陽消長之

會必有人焉斡回於其間在大易之垂訓尤諄復於人事而不徒諉之於天閉塞莫若否傷害莫若剝而得輿之載疇祉之離當夫窮極築底之際彌見聖心之拳拳苟有意於斯用非公其人而孰能為之先營私之窟宅巧於穴兎蔽主之淬汜橫於懷山於斯之時而欲誘以狥公之急哀民之瘨亡焉匹而渙有丘引彙征之吉俾若茅拔而茹連持銎鑿以納枘戛戛乎其難入甚撼石而攻堅非夫和平足以調胹邪曲之論忠信足以消釋

猜狷之情勉扶掖於左右復後推而前韋不觸藩而遽退善包瓜以俟潰豈悻悻淺識小言詹詹者之所能辦而胡遽奪公而去擁嗟予與公束髮入仕投誼托契積有歲年臨風寓奠睠焉涕漣抒心為詞不覺戔戔厥獨論其大致以明云亡之有繫于邦國而平昔交游之好寧足縷細而縷綣

祭知府郭白峰文

某生於鄉也晚輩行去公先後不相及比叨第得請還

家而公以御史直諫謫斥閒居自此始得從士夫之後謁公公辱以長者奬引後進之誼見接其時年雖少已知公為鄉之偉人入仕久之知公為浦江廉能之蹟卓絶一時在臺以風裁名節自矯厲丰采動於朝端出按滇南黜貪去殘發伏摘奸威明足以自振其職猶不以萬里之遠忘九重之憂慷慨一疏有古之直者所不能言非獨今人不能而已既而再起為崑山廣信南寧世道日下而時政亦愈變矣公終不少改舊操以法自繩

而亦以此繩人視世之婞婳脂韋取通顯躋崇要者如無也故竟以齟齬不容公亦浩然謝去矣嗚呼直道正氣天地所頼以立一日不可泯於世公獨躬有之故雖不達於仕而歸安於家巋然為鄉黨之望者數十年非偶然也吾弟惟中性中與公之仲子為同業友性中又與公之伯子締兒女之盟自是遂為通家公年高德卲孫子衆多皆才且賢備人生福履之盛鄉黨莫不道之然公臨化之須仲子忽以疾逝吾兄弟不能不為公致

憾於斯叔弟係官留都聞公子之訃宜深痛悼同度其子也故預於玆奠惟公不泯之靈其鑒之

祭易愧虛先生文

嗚呼國崇儒術造士以經辨傳註之同異稽先民之作程懼雜典之誣惑謹源流之師承患兼泛之不篤俾専一籍而致精緬六籍之宏博莫大易之難明孰悟意而忘象尚文義之倀倀偉虛齋之先正溯一派於考亭不沱沿而汜涉直濟岸而先登美及門之多彥獨晚器乎

先生竭閫奥以相授果墜緒之能繩吕師説以開誘遂襟透而踵仍循途軌而得轍守一家之門庭寧執陋以蒙誚不旁誤而疵矜惟所學之專一肆百為之有徵明水方淡而梅鹽可和良玉不琢而虹氣光熒無枝詞與奇行絶智巧於中扃言未出而已信色不厲而内貞鄙吝為之消釋辟飲漿以析酲洞肝膈以昭晰乍底露而輿傾久斟酌於温粹又千頃之涵泓惟中心之不彼詐亦他人之我誠隆天親之至性藐浮雲之外榮掛東門

之龎晃遡嘉肥而不憎侍膝下之懽笑老婉戀其孺嬰視朝夕之甘旨暇日及乎桑耕友因心而懇到高堂悦而增齡非一身之服食豐游從之肴烝客不知其常匱澹求忮之不形入微細而周悉表盛德之無稱惟孝敬與廉靖庶彷彿其所名槩所施之不廣因位下而處輕出千百之一二亦遠絶乎凢恒彼東流之寡鮮幸得師而奮興知本末之所存敏學文而敦行汎淅水而應聘握評文之鏡衡貴本實而賤華爰樹立於風聲古東平

之郁邑賦斂重而滋刑撫煢嫠而有怙漸掊散以懷獰不期月而報政底四境於敉寧餘澤及於隣邑曰胡不終於我乎父兄紛京師之浩攘雜五方而混并惜趙張之悍健猶姦宄之不勝比佐刑于京兆民不犯而獄清裁朘削之誅求屢逢怒而不驚固隨職而有効曾何足以語一二於生平嚴俎豆之崇報貌生像之崢嶸厥春秋與伏臘躬官師而走羣甿滿單父之善政在孔門之才已稱英特今茲以方昔孰倫擬之失憑追維桑之恭

止乆鄉黨之範型心居德而慄慄容逾老而兢兢不貌慢與言疾掬冬日之暾晶俗彌薄以難挽賴典刑於老成胡昊天之不憖遺忽乘雲而上征㠯愚暗年及成童稟命先子負篋趨風謂夏楚之不任豈堅木之能攻遽器奬之踰溢越同輩而見蒙知向道而不力顛垂白而倥侗嘅臧質以溺心誤師傅之正宗尚靈爽之照臨誘遲暮之天衷倘此志其不昧終後死以靡恫

祭洪蓮浦公文

是歲三月封戶部郎洪蓮浦翁終于寢其子金華郡守號呼跣踊棄郡人以南奔一邦之人悲不得留其守而恨天之不憖遺一老相與哭于水滸之舟次郡守君稽顙再拜以受邦人之弔乃以五月至家某辱郡守君之交既哭之於郵館復效昔人隻鷄絮酒遣力走致生芻之意就几筵而奠焉而侑以文曰修道盡倫絶不以人情係天性莫如聖賢之論然猶以有父子為可以無憂也古人之作述固非後世所可妄擬而儀度要以為有

承戴于前後俯仰之際而情事可以不累則闢百聖閱千載而無異心耳然聖賢於此猶存其教焉所謂無憂者豈誠泰然居乎其間而無所修明於經傳之義哉夫誠有為吾之父子者矣而吾亦為其父之子與其子之父也前者作之非有述焉作將安付後者述之非有焉述何所受雖居於其間而受遺履盛固亦兼有述作之事焉不然則祖孫相與為作述而居其間者漫無所事不亦虛人道之一世而三十年之間為缺陷鹵莽之

人耶古之所為無憂者亦異乎後世之云矣翁以碧潭公為父而以郡守君為子世俗稱無憂者宜莫若翁所處之盛予獨謂翁所以為碧潭公之子與為郡守君之父固必有善繼而可傳者豈徒逸豫晏侈如世俗耳目所誇詫榮華腆厚之享而以為無憂云乎哉某不及拜翁然辱以令子之故遣使往來忘年輩之尊而與之為訊問交際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託於知生之誼而為此文翁其鑒之

祭林龍峯先生祀鄉賢文

鄉先生林龍峯公之沒士民上其行事于郡邑大夫郡邑移檄于兩學得其行事如所上不謬遂上于部使者督學使者並下其議祀先生於學宮於是戊子歲七月朔行禮鄉後進河南叅政王某敬從諸公後拜先生之位於郡學之鄉賢祠而為文以告曰孰是瞻仰穹宇巍墻曰宣父在其神洋洋位兹一室寔宅其傍仁義禮樂周浹旁皇照臨在上曷敢侑康不誅而嚴凛於刃鋸其

嚴伊何論有否臧有異有同有約有詳一匕一俎一豆一觴重於廟烝從享太常儼然在位正席偕嘗有以正業有以文章先生來處在位有光先生之仕躓而不敬直道行志斯業之昌先生於文好所未遑有物之言匪文自彰惟忠惟信惟德不爽踐之甚邇道阻且長孔門所教世遠將亡率是素履不倍不忘以侑其側對越昭明先生妥哉予言無荒

哭愷中弟文

嗟乎痛哉吾待汝以佚吾老以蒞吾終而乃使吾主汝之喪耶吾待汝以校吾集以傳吾書而乃使吾料檢汝之遺文耶吾兒之長者待汝友之幼者待汝教之而乃使吾育汝之孤嬰耶汝之學問未足以自成而見於朝夕課習之業行誼未得以自充而見於家庭從事之倫材能未可以自效而見於朋友之交敬樂聯合之益謂天無意於汝耶不宜畀汝之才之志謂天有意於汝耶不宜速汝之年謂天無造於吾家耶不宜使汝生於吾

母之懷謂天有造於吾家耶不宜使吾母哭汝之死以汝為有咎耶則汝於事親從兄朋友之交之間無負於神明不知其所為罪也以汝為有過耶則汝出入起居男女交接之際有合於繩檢無所歸汝之責也嗟乎汝之無罪也無所歸汝之責也而遽奪以去是吾之不德獲譴于天無以見才弟之成且立使其割心摧肝痛苦而不得即死以重罰之也嗟乎吾不死而速汝之死吾其愧於汝矣汝知吾之未可以死而遽死以傷吾之生

汝其爲負於吾乎吾今雖哭汝猶不敢不愛吾生以吾之未可以死也汝知吾之生之有係於世𡨋𡨋之中猶欲相吾之存也雖然吾雖欲自愛而汝之摧割於吾者在於肝腑心膂之微恐其銷鑠迸迫薾然之軀而不得以久存也汝其果負于吾哉嗟夫汝之事吾之嚴也使吾朝夕視匕筯於几筵之供汝而有知其尤有不安于中也茲辰之奠吾使妻妾手治之而使兒子敬進之汝其安然來享以慰予之悲也嗚呼痛哉

祭丘集齋夫人文

於惟夫人作配中丞非徒配之朂敬其刑中丞之功夫人有庸中丞之德夫人是力中丞之節夫人寔劼中丞之業夫人攸攝中丞之文夫人與聞中丞孝友夫人左右中丞之志夫人曁之中丞之名夫人成之赫赫中丞人仰其外亹亹偲偲孰知其内斯皆甫士嘗職所畀非婦人能參其投遺或有相之得一缺二孰如夫人克備厥勩婦所能者全美具懿譽夫人能縈其眇細中丞之

存人詫其盛夫人不矜不侈不競中丞之殁光榮去矣夫人不戚不餒不菲持其常度以令初終家法儼然不替有隆慈其二子教克於愛勵以先公必肖無怠雖學未立亦日于邁仲也之顯可翹而待予與中丞結契同朝神志之合不絀而交申以婚好百世永要中丞比殁為世長嘅曾不及家有夫人在下見中丞其色靡悔夫人今殁瞑不可知留其餘貴為二子詒二子善承其忍忘之吾兒之弱何足云託負公遴擇貽我以作告誠薦

奠匪他人若

祭許母丘孺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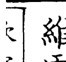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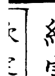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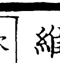
某之友許子天琦門下佳士也乙卯歳應清江張西吴翰林館賔之聘實其母丘孺人遣之行既終館上春官丙辰不中第還未至家而孺人以疾卒天琦行至三山聞訃跣足號哭幾絶某既就孺人之夫厚齋翁所爲位弔焉至是乃釃酒刲羊爲奠而告以文曰維靈淑德宜享遐壽相夫晩娱視子用究胡遽棄去使夫抱疚子業

方將而名未就子才且賢天性克孝終天之閔訣不面
受殮不扶尸殯不馮匶彼旻伊酷不畀斯佑川逝無回
泉昏靡晝鳴鳴烏烏血迸孤味肝腑摧裂屢絶以仆吾
勉令人生不可又上有黄耇俯有孤幼中有問學得之
師友圖存爾生大事是懋子如不惰斯言可復以報終
天庶有藉手清醑瘠牲匪豐俎豆告以此詞以為奠侑

祭郭生父母文

嘉靖戊午十二月初十日郭母慈肅柯孺人卒其子弘業

君與其二昆殮殯以禮已而二十七日尊甫一林翁亦卒不越兩旬之間連有大故嗚呼哀哉某與弘業君最雅誼當走吊而執紼在疚不能捐几筵以相赴謹具清酒辦香束帛屬弘業之甥鄭望岳代致于靈几而告之以文曰嗚呼一林翁之隱德慈肅氏之聖善媲德偕老循理樂生優游殆八十年以正考終無惡斁於鄉黨無誅責於鬼神生既齊年死亦並月人命有極天年奄盡雖為子之所痛而在人有不能免其不為翁與孺人悼

之也惟翁義方之教而孺人相以丸膽之勤使弘業君親師取友積學攻文既以拔出倫輩升名俊造尚以未登大對咫尺天路謂天命可俟而遽有今日父母誨子之心人子顯親之願幽明之間遂謂永憾此其所為翁與孺人恨且重為弘業君悲者也一樽之酹弗躬弗親告詞不文聊見通家惇實之情庶其鑒哉

祭丘室洪孺人文

維靈生于望族歸于名門所事伊何省菴之尊嚴而有

法難得其訢舅曰婦賢靡間其言所儀伊何維吳亭君其家之起如涌如騫夫曰能然内有妻存吳亭於家匪直也勤克順克孝敬共二昆曁其睦任具有彌綸爲家令子於鄉有聞維其相之其力孔殷云何不淑去如川奔予厚吳亭欲慰何論爰此作文以侑酎樽

祭蔡母楊太孺人文

是歲安平冦警蔡北塢次塢兄弟奉其母慈嚴楊太孺人至郡城寓于陳氏之館閲三月而太孺人以疾終於

是年八十四矣某等於太孺人表姪孫行也北塢次塢異姓世父也走哭於寓館二君哀不自勝泣涕交頤如孺子慕哺母者蓋痛其終非家寢云某謂古有寓禮從而之他境令由鄉入邑一舍而近問醫擇藥食飲旨甘畢得所求歲制日制之具宿治而致美斯寢也已其又何憾兹以八月之朔率弟姪刲牲釃酒致一酎之忱于太孺人之几筵而詞以告曰嗚呼維孺人事木齋公植家厚生有鵲巢之功約用索出有葛覃之儉肅祀躬事

有采蘩之敬執勞兼猥有卷耳之勤斂已逮媵有樛木之惠育子均愛有鳲鳩之一揆其儀德不愧卿大夫之母壯塢君宜顯仕而困於一經梅嶼君仕矣顧滯於下僚故珈副之飾茀翟之章未能及其母然有待也况諸孫繼起猶未艾也孺人雖不及身享之沒者有知尚與木齋公歆華寵於九原哉薺俎樽酒維以告誠

祭丘母黄氏文

是歲九月二十五日丘母慈懿孺人之喪其子維棟以

訃吾太宜人爲之涕出益孺人之婦吾太宜人女也孺人之存與吾太宜人以婚姻二母相問聘勞接甚歡情愛尤篤其來訃吾太宜人旣涕出特悲而遣某與兄弟輩相繼往視殯且哭焉越十一月之望孺人之喪浹五十日矣吾太宜人悲之不置乃具碩牲清酒而自爲飮食之物以命某曰汝其往奠以塞吾悲且以明吾之愛其女而於其姑篤也某奉命就其子維棟几筵之位而奠焉而侑之以文曰古者男女各有位敘吉凶之問不

相及也則不相為禮然孺人吾妹之姑而於吾母又篤也獅肉在豆清酒在杯吾母所治也某敢不奉而薦諸且吾妹哭之在房令子維棟哭而告之在旁孺人其來舉一匕勺以副吾母之意也非某之敢薦也

祭建安楊母謝太孺人文

於乎建安之楊之姓著于天下非一日矣自文敏公歷相三朝相業為當代第一不獨其施于天下者盛也其家法尤為天下所宗故楊氏稱著姓非徒以富貴有名

而已太孺人歸于上虞公乃故相之嫡後家法儼然如一日太孺人能守其法閫儀閫則完懿備善傳誦為一姓女範自始逮終六十餘年為婦為妻為母兼三者之責皆有其道婦順而敬妻佐而弼母慈而教全懿善以介景福人生之嘉事畢集于躬勞之而見其成致之而久于身合天人之理而和同之雖曰内美蓋亦斯世之所難也吾弟道原與令子華山先生有道誼問學之契遂申以婚姻以益締兄弟之好寔奉太孺人之命以敦

斯盟也其因吾弟得聞太孺人令德末由登堂展拜講子弟之儀心固以為華山先生祝其眉壽於無疆教其子以臣道為名卿大夫於一時而太孺人遽以考終未及見其子之仕也豈非萬分有一之憾哉華山奉母教稔矣他日終當以功業顯光潛賁幽為太孺人慰葢終未嘗有憾也孫曾振振之彦將與華山相繼榮顯永故相之澤於不替而莫非太孺人遺祉錫羡之無已也於乎盛矣某卧病山扃從吾弟家問中得太孺人之訃竊

用驚悼緘帛寓奠娓不能躬致几筵而侑之以此文靈其鑒諸

祭史母太安人慈肅吴氏文

嗚呼婦德不稱於梱外而積累勤之久則或為族戚之所嘆譽或為隣黨之所傳說而徽懿令善彰著不可掩及其閱日之多行年之邁則歎譽者以為事蹟傳説者以為式範可與有四方之事者均其有聞如太安人之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和娣姒以禮接姻婭以嫺拊畀幼

有愛馭臧獲有法形為歎譽傳說見稱於人非一善矣至其慈不弛教督二子以詩書之業德義之方竟見其成而方享其榮尤以母道有稱二子异日問學風節將為眉山之蘇清江之劉功業名位將為許昌之韓滎陽之呂皆未可量太安人之教將彌久而益有聞所可憾者方享子榮而遽以天年終然長子宜之拜官之便省覲于家稱觴之慶甫伸視藥之勞加謹而含襚殯之重乃躬乃親必誠必信使其弟節之亦可以追於繫官

承訃不及終訣之恨豈非德善所積無責於冥冥故顯以此報太安人母子之間而昭白其賢孝之實耶某等忝在縉紳禮有會奠特撰此詞以侑酹罇

祭新興尹莊王泉文

嗚呼玉泉温恭之度忠信之資謹身飭行靜默自持擇地而蹈周折矩規為義甚勇好德如飴友于至性和若塤箎敦睦族姻處厚安卑喧呶逆耳不激不隨早歲明經文聲四馳苦心刻志靡怠昏曦旁窺百氏寤寐究姬

敏修趋詣邁越倫夷冲飛鴻翮宜漸于逵數奇屢躓矯翅而垂釁宫選士以君應之抑情就列委命俟時晚從一官匪才之宜孰隆其與而嗇其施始佐永嘉愷悌惠慈以儒飾吏政肅事治民曰父母士以為師晉尹新興夙志不移禁奸止暴罔敢恣雎調柔和良厥民寔裨信己獨行不求人知竟以此黜柄者行私人咸惋歎君獨自怡謂彼譛人造物其尸行使止尼曷辨成虧徜徉十畝論文談詩手不廢卷篝燈夜披君素多疾羸然蚤衰

不即嗜好薄味淡滋形蘜神王謂當未期詎意大命竟止於斯室有内友善視家兒有德之後既篤其遺如彼蔍蓑報以豐茨發祥鍾美孰測其涯君其瞑矣慰此哀詞

祭曾祖叔母伍孺人文

孺人享年將百嵗子孫曾滿前皆賢且才為春官選士學官弟子彬彬然文華堂靚室美衣甘食之奉晚而益豐人生之福備矣此族黨姻戚所共嘆以為盛者也而

孺人之福有尤盛者二子相悖以友悌如一人之身左右手足合為一體塤篪和聲奏於一門廚不殊爨筵無異衣化訓諸孫遵行其教皆如一體而分孝友敦睦之美為一鄉之望孺人所以處靚室而安服美衣而温甘食而旨怡然於頹齡無一皺眉蹙額之戚干於胷中其福之所享超乎外物而重在于天性人彛之間此其所為尤盛也委化而去含笑入地真可謂無憾矣其等以卑幼從主人之後哭于几筵不能不哀而撰為此文

以侑奠觴不敢爲孺人悲而且以爲主人慰云

祭同年蔡西坡文

嗚呼君仕宰百里未爲不達年踰六十未爲不壽有子與孫能讀其家書人生如此亦可以無大憾而予獨爲君有憾者君虛齋先生之子也先生之書四方之士共讀之則先生之子四方之士宜共愛之而先生之事有待於其子者亦宜與先生之子共爲之然君之弟思毅君以英才登第入仕方淺未有大過當事者遽不能容

使其早廢以死君偶不得志於一第受命宰邑亦可以
保護憫惜使之漸發聞於時少顯先生之後而當事者
復不能容之遽以罷歸何世之待君者狹而所以厚先
生之後者太無意也君既不得志歸家益踈於事與世
自絶而先生之事有所待於後人者君力不能自為而
人亦無復與君共為者尤可悲也先生之廬燬于火而
不能葺墓疑於水而不能决其徙與否而丁夫人之殯
以卜域之故久而未厝先生之像託於環堵之間而尸

祝之祠不嚴此皆君之所欲為而不能無待於其為者而君遽歿矣其存如是其沒也又尚可冀乎是予所為君有憾者也予生也晚亦嘗讀先生之書又辱與君兄弟為同年抱慚無以自釋徒托於此文以為君悲然君之子孫必有顯者其猶能畢君之志而予之文有可以告人者當有讀先生之書者與君之孫子共為之君亦無憾其不得自為也歟嗚呼悲哉觴酒俎牲非足以薦尚饗

遵巖集卷二十

遵巖集卷二十一

明 王慎中 撰

雜著

哀新寧文

吁嗟乎莽沓迴亙峭崖千里陰風振蝨黯霧擁坻亂崖悄寂浩潦何涘慘繚戾兮摧石未平燼草猶靡烏鶩下而還飛獸狂顧而不止淒風嘻其蔽天朝曒曚兮無際僕夫悒以告予云新寧之舊壘爾其攢壁嵣峙峻嶺𡶶

峇谷隱林亘列峒晝黑交壤猺獠接路獞貉險控新恩
潛襟梧桂瀰湍洄溪於焉縈匯虎豹之所窟穴猵獭之
所蹻�乃有逋主憝夫逃逭王誅據害乘危徼竊傾狙斬
木騫柵夷石犖鄂矯靈竄命肆其毒痡朘人膌血剝人
肢膚於是轅門戒變分閫稱師大將憑怒亢戎致期直
天狼而比戈拂攙搶而建旗則有邑卒儂兵材官搴手
勢壯虹霓聲搖海岫組練江明輜軿雲湊騎蹦躒而龍
驤笳嘹亮以兕吼截水合圍羅山離陣懸賞先登誓

僇後進帥舉取弧之庸士賈投石之慬將計馘而敘勞

懼俘剸之弗屢遝徒奮鏑觸形投刃委骨成丘流血為

浸腐胔野腥崇尸蜂隱鯨鯢遯兮鰌獱危狻犴藏兮貔

猲悲微命哀兮誰别抉天綱兮裂地維信事危而器兇

胡玉石之云持吁嗟哀哉兮生為屢良死為國兇賊也

可避兵兮孰容未耜棄兮身首離弋綱廢兮肌體戕舉

腰膂兮齊斧束腕約兮檻車魂結寃兮日薄氣構憤兮

雲長鬼嗚嗚兮夜嘯慟妻寡兮子孤吾聞夫姒禹宅岳

矢謨敷德干羽舞階有苗來格方叔元老新田興師厥
猶克壯荆醜于威亦有良吏易劍市犢弛捕伐渠以靖
方國赫赫張侯一言降嬰應捷風偃附靡角崩顯允虞
公寇殲于縫境屏兇孽以奏膚功德文罔逮武畧乖張
衆不見收棄良子殃中林求馬河上抽矛軍行眊睸命
賤勲豪萬夫旋凱四野悽號砦帳所臨夭棘縈蒿陰陽
遘戾天乎高高於是壯夫慨慷游子惋傷瞻涇紆軫撫
陴轂褰嗟宇宙兮寥廓嘆時命之所當淚瑟瑟而縻綆

憑愁氛而托章

江午坡先生哀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也先生年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脩短之間猶未離乎夭也而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也先生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者以為先生也以僉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塾者皆以為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皆以為先生矣

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峰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為貴仕先生内得諸其家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敏既絶人遠甚尤自振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為權力者屈當謫訑交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變其始人未詎信也久之駭者定慼者解謗者隨以譽而先生之名亦成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為人其詩文

獨宗之其豪毅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略相類而先生無獻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濠人被其搆陷力起大獄為出廷臣以蒞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先生亦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瀕於不測而後得放還田里豈其所為有以近禍者然宸濠人以逆謀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君子宜不為叛逆戮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為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疎羣懦而不

為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先生嘗為予評李空同先生之文以為近世絶出謂其人已死不䰟闕
為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日闕
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其闕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為言惟以先生哭空同者為先生哭今日照臨薌溪之閒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

泉於此也夫

存悼篇

亡室恭人淑敬陳氏將葬欲自爲志悼甚不能撰次也念恭人平生最敬吾弟道原君之賢而知恭人之修於內者莫若吾弟詳吾平生宦游取友於海內爲不少然彼此室人束脩之問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毗陵唐荊川太史故屬道原爲狀將以乞太史銘而日月有期吾弟之文不可卒致第書恭人所出

系世生卒歳月受恩命數男女嫁聘之實與壙兆負向阡原名號授兒同康刻石納壙中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間形音情性忽若在前方其若在忽已相失靜神寧思欲寫一二悼復奪之真如忘矣吾嘗謂恭人平生有不可曉者早起晏寢兢兢不惰而未嘗勤事菲弊淡苦近於鄙嗇而不曉營財對人面冷無美好口語而不能矜重遇下嫗煦易見情款而非掠恩施見女紅麗巧窮力模效不能不止而未嘗以自飾被服

有客在堂輒饌具恐不及若奉長者而實不知為誰不
多識字而好攤書吟諷不善飲啖而好精治酒食無甚
疾病而每親藥餌不尚禱祠而屢誦佛語談諧尤短而
多記俚諺舊讔猜防絶踈而喜知小言細故又有可恨
者居常自言入室為婦便出門從官事舅姑之日少吾
罷官來歸輒與吾服舅之喪惟得盡力於太宜人之養
耳今乃使姑哭之其母歿淺殯久日夜不忘安厝之歸
方與其父謀比父歿其兄弟治葬而自嬰劇疾卧床徙

淚吾有二子意頗少之知自難育冀妾再育也而臨逝數日顧聞妾舉女吾撫幼弟愷中與長子同教之每謂吾必使二子皆才而同康之才遠出叔下貴為命朝列大夫之妻男聘女嫁受女子之子之呼宜有大母夫人尊隆之道而壓於吾為子畢約自將終身未離女婦之節每月朔旦三七日茹蔬為吾禳疾而未見予疾之減一生謹節飲食專防殤痓之災而以足疽之毒斃小有不康攻治煓㸑無所護忌而患疽在體顧護灼忌砭以

是不瘵吾於恭人有可追嘆者平日嬉閑不少而觀書覔句之頃屢有相問便屏不答恐落吾事不惜與人行談謾語而一入室中悄然閉口不省手胠囊篋而非時有索須臾必得先代諱辰尊長誕日自不能記專倚内人相報而常譙不蚤不問生事而倉卒有營常苛責辦好名客而不先戒期往往匆迫出使行部曠歲閲月書問不絶於常所游處而未嘗一言寄内無時不與客食而一歲之中對案執箸無幾日喜近書冊而居止靡恒

臨飡每忘內人非吾食已未敢食常愍然思饑好接人及以夜聚談出入來往無期門不得閉臧獲困踣僵卧而妄誚扃鑰不謹訶責不嚴又有終負愧者譏吾好與人遊廢事而今來往加廣憂吾以多思致疾而受人文請日多恠吾聚徒招謗而戶外之履彌進咎吾夜深作書損目而秉燭事筆研益酷戒吾易恚動氣而遇事猶發未能自制勉吾靜寢安身而反增納側室勸吾强近酒肉以輔充元氣而減損口味甚於勸時贊吾督課兒

子勿吝箠撻而今漸事姑息又有可悔者恭人生前不喜華飾而以盛服加稱襚歛特閔宰殺而封牲為奠具太侈本不信異教而用兒女子之言飯僧為佛事以圖冥薦素習簡静而多致有司監司賢士大夫臨奠居常談葬法宜髙大其壙使後人得啓視撫哭為慰而自以意作法錮以膠漆壙不容微鏟況得復入視弃知其願在同穴而兩地穿壙百年之後當永永相望嗚呼悲夫抆淚投筆止於此矣非言止此筆不忍復泚矣恭人之

恨終長已矣追歎何及與永悔矣惟所負愧未有時弭矣納石幽宮遂别吾友矣矣瞶亂無次非志非誄名其篇曰存悼以示兒女子云爾矣

純節善道列女吴氏謚議

純節善道吴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琚之繼室也何君為主事已滿考以録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吴氏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為安人矣不舉其封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吴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而云列女

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術修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為家人法而謂之曰列如今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有益於世道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修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夫為妻於舅姑為婦於子為母於兄為妹於弟為姊於

姪為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得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剛柔内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為能備陰教全柔道正内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曲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守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

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藏獲知之其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説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所得聞其藏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閭巷凡人媪婦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往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失是才識之優也而歛飭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儆戒諄切靡朝伊夕室暗

窔奥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干於動静雖以輔攝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别出於自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澹好引古人狷苦髙潔行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自給殆至無以為殮絶無咨歎不安之慼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勉有無勤身啚生佐何君賔祭未嘗陋扁劌情菲惡廢禮督厲臧獲無使浮食而付視恩卹猶以亦人之子畜之疾遽詬譙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之閑也今者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

著行路之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也几筵之奠亨熟饋酳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平日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儉瑣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為獻與給曲中厚薄之宜治葬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夫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之妾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翦之謀烝嘗可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為之測經費存危誡誨諭夫兄之子冀其

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動心而一二嫗昏童不可理諭宜在以義斥絶念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旣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禮秉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婢僕不以為諫皎日正寢十日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

義之要由順正以行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如此某既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峰黄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二君之所可於是不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日益多讀其旌則欲聞

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姒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共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李竹坡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以先輩乃後生之所瞻非名德無以勵民俗大學乃公論之所出惟大同可以見人心苟衆情之未允豈私好之能干若羣議之共推宜采風之樂取謹協同志特

颺僉言竊見已故鄉先生尚寶司少卿李公源天與孝資夙成至性早脫羅於爭名之路專奉庭闈晚懸輿于得謝之門永瞻松梓生竭晨昏之懽沒謹禫祥之禮愛身以敬無樂春之所憂愉色爲悅有卜夏之所難惟百行之有本厥衆美之咸敦明取與之大節不見毗苞慎耳目之細娛終遠絲竹世方競侈而獨厲清修俗尚飭威而專明退讓室無衣帛之妾家惟應門之僮郡邑承風禮勤於下榻而語不謀私藩臺仰止情表于式閭而

議不及政攀望令色士有登龍之榮而不爲矜峻接引
靡怠乞假話言人有贈衮之貴而不爲譏彈誨誘開誠
朝衣以坐塗炭足喻守身之嚴而平心率物有前賢之
雅植杖而荷蕢篠可儗忘世之泰而愛君憂國有古人
之忠至於左圖右史蕭然一室之間晝誦夜思慨然千
載之上寒士有難於苦刻書生尚媿其專攻肆筆爲文
傳者因之紙貴隨材發論聽者渙然氷融昔董子下帷
猶居未遇之日孫公閉戶正及方盛之年未有處顯而

業加修踐老而學益篤為之有得故無外物之可移好不在他用能終身而不倦若夫入仕之蹟雖以不久而所用未宏然其履官之方亦且有徵而因事可紀督賦嶺南秉禮郤兼金之餽視馬畿內據法戢權璫之横轉十萬之餉於遼陽果邁先期而三軍有哺監寄留之儲於東郡大袪宿蠹而千艘無淹固小試之所施亦大略之可見使其慉然改心肆矢陳力崇階固偉望之所宜茂業必令德之攸出制作金石可被郊廟修飾圭璋足

儀朝著而堅於不事浩然獨樂羣公臨門而勸駕莫回賁趾之懷臺史交刻以薦聞徒高于逵之跡選部初起尚寳繼遷循墻而俯肴拜命之益恭踰垣而逃竟遺榮以若棄堯舜而有巢由於茲見之曾閔不為季宰卓乎難哉即其高尚之一端已足厲俗况於平生之具美尤宜表民掇其制行之巨凡蓋孝廉之獨盛揆其立身之大致實德學之並隆宫墻有侑食之典其舍斯人黌序有旌淑之文厥在吾黨留意世風久共沐賢大夫之政

垂訪輿論庶無疑諸士子之言

顧新山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見故戶部侍郎顧公一代名賢千齡閒氣修為勤恪操履醇完斷意浮華講明常存乎世用專力本實行業每貫於民彛積庸累功致官位之隆而無速化之術息交杜請來譽聞之集而無名勝之嘶禮文飭周其所嚴者尤在祭祀喪紀之節嗜欲輕淺其所謹者尤在男女飲食之間壽誕思諱而堂無懽觴有孝子之所既忘

而出於至誠無好異偶忽之累燕處如齋而室絶裸侍有前人之所未蹈而安若生性無勉為矯制之難以進退為居世之大閑於退常勇而於進常怯以義利為立身之岐路見利若染而見義若貪由其無邪之思澹乎方寸故有可見之蹟施於百為節用愛人兩宰畿縣而既去見懷碑碣共瞻於行道慎刑簡賦一守和州而所為有考俎豆已躋於宫牆晉陟郎官久司武庫司馬深資乎碩畫揆圖邦政常兼他署之謨猷中貴側目於堅

持洗刷弊源預銷反門之覬伺方遭正德頽綱之始獨
為當時執法之尤楚岳往㕘民功克敘燭乾沒朘削之
蠹穴盡駭身搽計縮伸盈詘之費經有同口授宸濠之
變荆土以騷督饋餉於蘄黄仍以軍旅之事恊籌算於
池皖不徒疆埸之防艱大初遺靡色辭之憚險妥平卒
濟絶心口之恃勞惟松茂之崇屏乃維州之故域砦碉
伊阻羌落不賓綏輯與震燿並行夷皆効順持摩將訓
齊偕作士始知方至首方岳於江西及正僕臣於留寺

皆以望資之重不踰歲月之淹而練識之所察稽得數郡隱逋之財以抹大沴清心之所節省裁積年游宴之奉以裨小蠲爰拜奉常遂貳户部抱深憂於根本之地而以忠盡倡列卿振古誼於形勢之途而以純懿勵諸署審於國計固其餘長未膺典選之要津而舉朝滌心化毛公之儉非據持衡之台序而豪貴斂袵畏楊綰之清凡此數陳具昭睹記猶彰施於政務或有可能厥討論其衷藏益知弗及謙謙自牧不萌先人之機慥慥内

敷實絶炫己之偽葢古人之高致與君子之用心流行於撫世酬俗之中畜積乎趨時辨事之表若愚之貌繄盛德之形容無他之技信介臣之襟量宜位百工之上或統六官之尊而守甘於不狥節勵乎難進一辭而退累薦莫援既貴而貧嵒臣有同於韋布益勤在老小物不懈於耄期風降類江河之趨一身以挽情偽譬秦越之背衆志咸孚息彼此之爭以懿言代鈇鉞諭長少於善以和色當醴醪為不義者舉忌公知而因以自止殆

不可數見不獲者輒若己責而未能使平則不敢安故常發慮以佐當路平寇之謀盡言以開有司賑饑之策憂勤何啻於任職憔悴幾至於傷生惟知憫窮卹隱之切身坐忘勞力費財之在我葢自少迄老孳孳為善而無一日之或偷由外及中惓惓好修而無一言之不顧昔王文正之澹而晚有溺色之昏寇忠愍之剛而生有使酒之病曾魯公之敏達而以末暮不立貽譏趙伯叔之敦龎而以臨治無能見少欲求全美信為難逢惟公

始終克免瑕玷人之無禄天不憖遺遮庶士大夫遽亡典則比閭庠序均繫嗟思顧評頌之孔明悼儀刑之將逺王廷有易名之典非迂賤之宜聞黌宫有侑食之文乃僉同之所請如蒙慱訪輿情參稽故實列上於朝以極榮哀之錫寵崇祭於社以副景仰之恂恍非但禮制爲之有光其於世風實非小補

讀埤雅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其法所

引雖愽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翬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蓍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録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録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雲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革之為藾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

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為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蘙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椔豕豬之通名豶其豞豚其壯壯之去勢曰豚

而其壯者豭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豵豜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豜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録花譜

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再書埤雅後

予讀荊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書序其義奥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為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葢文公於學才藝旣多尤

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示劉生應昌

凡人有所感而嘆未嘗不喟惟顔子一喟非夫人之所為喟也弟子有所聽於師而應未嘗不唯惟曾子一唯非弟子之所謂唯也此豈在聲氣之動言語之竅之間哉非有曾子之唯孰知顔子之喟非有顔子之喟何以得曾子之唯哉講之於詞義信不免守株刻舟之敝想之於意象將不為捕風捉影之虚乎疾雷破山不及掩耳失路忽反恍若有獲學者試以是觀之劉生應昌奉軸以請於予乞書為學大旨因舉數語以示之以發其

端劉生思之有得可以見告如其未得當復來問也

示王生國振

仁者人也軀殼形骸不名血肉純然天地之心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生理不自夭閼不自滯礙浩然流行目視自明耳聽自聰言自作乂貌自作肅是一人之身即千萬人之身是謂不獲其身是謂克己若粘滯形骸執自軀殼則有其身有其身則於人為對便有彼已既認為己生理便不流行終日視聽言動皆不中節故不

曰仁者身也而曰仁者人也以此身公之於人乃名為人故謂之仁見為我身即名曰己而不仁矣只是此身只是此視聽言動自我作用而不可自我起意故曰人也又曰取人以身曰克己又曰為仁由己嗚呼知仁之非身又知取人以身知克己為仁又知為仁由己可與語仁矣

題張月洲小像贊

草澤而有廟廊之情韋布而有鍾鼎之氣目瑩然以澄

神足謖然若將跂有時眉顰頷蹙似殷憂深念而愁思不在乎膚體有時袪掀袂舉若詡揚色喜而矜泰非闗乎兆藝不知者以謂老驥繫櫪不忘乎千里之志其知者以為鳳凰翔於千仞猶未得覽暉可下之時耶

陳沆潮小像贊

視不下帶步不踰咫峩巾方履士其業而儒其衣者我不能殊乎人而載德蹈禮稱其服而文其容者彼不得以預乎此其取舍好惡不隨俗之是非而求諸古人之

同異憂思愉樂不主已之通塞而存乎造化之泰否蓋居今時而有尚友千載之心處一室而有經綸四海之志非予之知君亦孰能睹眉目而見心鑒神情於色理

題寄劉白川詩卷後

七言四句樂府最盛於唐予所尤愛者王昌齡王建張籍劉禹錫數家時效其意輒有所作始謂似之頗用自喜時運而往詩藏篋中偶取諷之乃知與前數家大不相及欲毀去以其亦有可喜者不自忍欲復作以似之

而好事不及少時故聊存之而同志或欲取觀亦不為隱今書數首以寄白川劉先生白川俊才博學方横行於制作之囿視此何有而余猶謬謂有可喜者信可愧也

題寄盛子木詩卷後

中歳為詩極慕王韋然不近也顧其澹泊幽閑之意可以自諷而不可與髙才麗藻之士同其好吾子木材志方盛詞采溢發如川至泉湧烏能與予共此好耶卷帙

麤醜惡書復不工尤可醜也

請閒寂上人來泉結夏疏

據砌磨磚何由作鏡臨槽碓米只為待篩長連床上帶刀須㸃檢鼻頭眉下香積厨中洗鉢莫孤負一粒半顆頓爾發心方資接引瞥然眨眼正好承當恭惟芝山南院閒寂首座得來峭峻用處縱横立雪叅少室之機無臂可斷指旛悟曹溪之句非風自翻兩隻草鞋何處不逢山水一條榔栗有縁便下鉗鎚伏請遠降雲蹤大施

雨法龍象蹴踏荊棘成蘭桂之場旃檀熏修酸醨化醍

醐之味但看木上座提揭諸方不負陸大夫贊揚此事

偈頌

半嶺開堂結夏為具諸齋供因取十物各為之

頌

米頌

空鍋熾火難成飯有米無薪枉覔糜水火米三者和合

厨人辛苦竈前炊大桶盛來分小杓有人對飯却稱饑

錢頌

輪郭中邊團轉隂陽面背分明嗔者目曰銅臭愛則呼之孔兄我佛門中無彼此一索齊穿撒手行道次半文曾不少説餘萬貫亦非羸

菜頌

冬瓜直儱侗匏子曲彎彎搽向油鐺一爛更添塩酢太多端看取舌尖能到鼻自分甜辣與鹹酸

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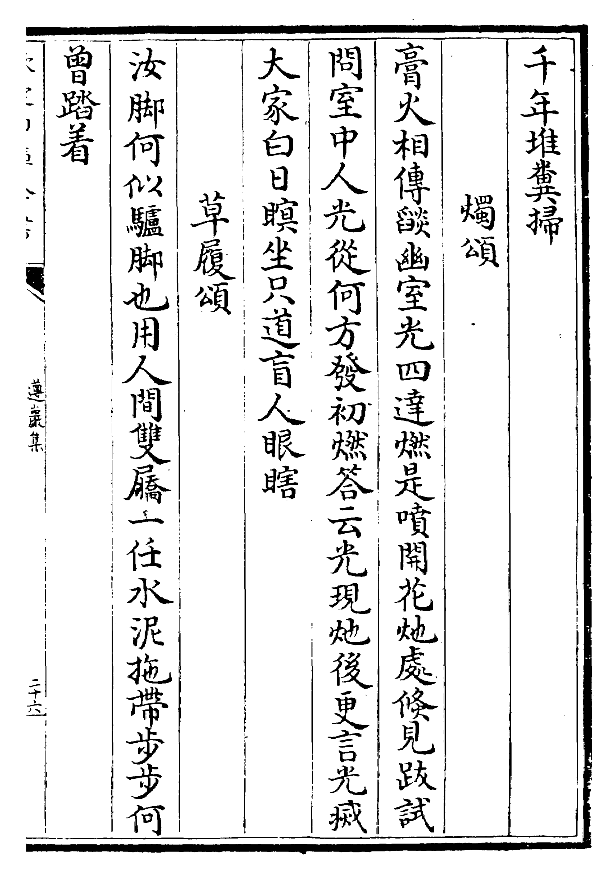
馬祖陞堂百丈却卷此是古人死案休再挨眉傍眼一
條攤向繩床上正好高眠雙足展

香頌

禮足百懺悔合掌十弘願心念普皈依永誓不退轉各
求大解脫粘縛一時遣憑茲一捻香稽首瞿曇面心香
相續續立地觀音現

花頌

釋迦座上微笑猶是心迷顛倒優鉢曇花火裡開開在



千年堆糞掃

燭頌

膏火相傳燄幽室光四達燃是噴開花灺處倏見跋試問室中人光從何方發初燃荅云光現灺後更言光𦦨大家白日瞑坐只道盲人眼瞎

草履頌

汝脚何似驢脚也用人間雙屩𡰪任水泥拖帶步步何曾踏着

扇頌

十枝八枝削竹椞一片兩片合紙裹本然握扇引涼風引得風來添作火自心清涼滅煩熱六月端向爐邊坐

笤箒頌

微塵合盡大千界析界各各成微塵偪塞虛塵摠是幻鐵箒掃穿無淨因一朝欄柄真入手界塵瞥眼何曾有此是半嶺常住箒

諸善知識開堂于半嶺舍澄坐普叅之外勤誦

經典為作此頌

燒香頌

認取鼻識香不在鼻認取意識香不知意作虛空取虛空無氣何如剗却鼻頭聞與不聞無二釋迦賺却阿難阿難枉垂悲淚

誦經頌

會念經人滿口讚佛不會念經人滿口謗佛是會念經人一字不記不是會念經人以腹為笥是不是會不會

且置且道經中是有字是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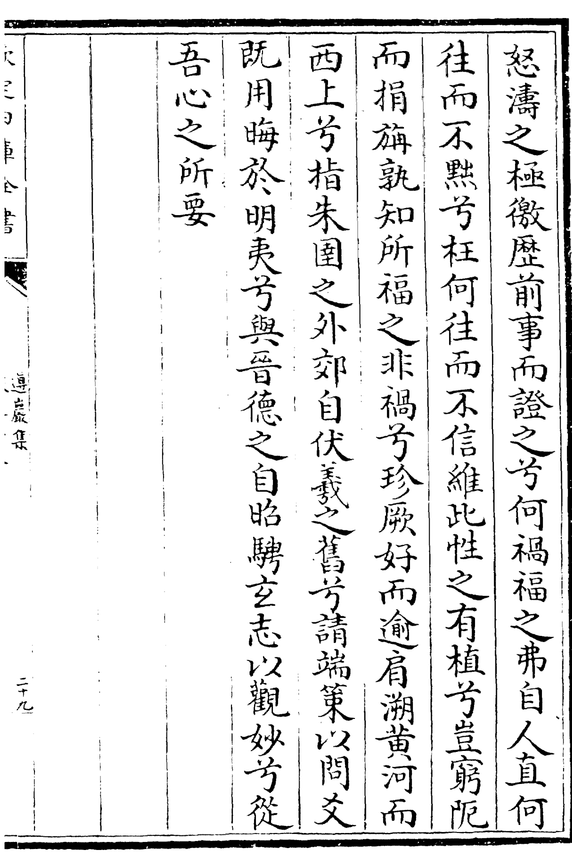
反噬遏賦

反噬遏賦者為中丞胡可泉公作也中丞建節豫州寔受上簡移濟上之節以來士之受知公者皆以為將遇于上矣未幾火焚其臺用是失位吳郡皇甫子安作噬遏賦以寄意焉蓋反覆於公之將遇而復厄以為非人之所為其詞有曰諒匪人而寔天兮侯離合之無端夫才高招尤名盛叢妬自昔而然況如公之卓卓者哉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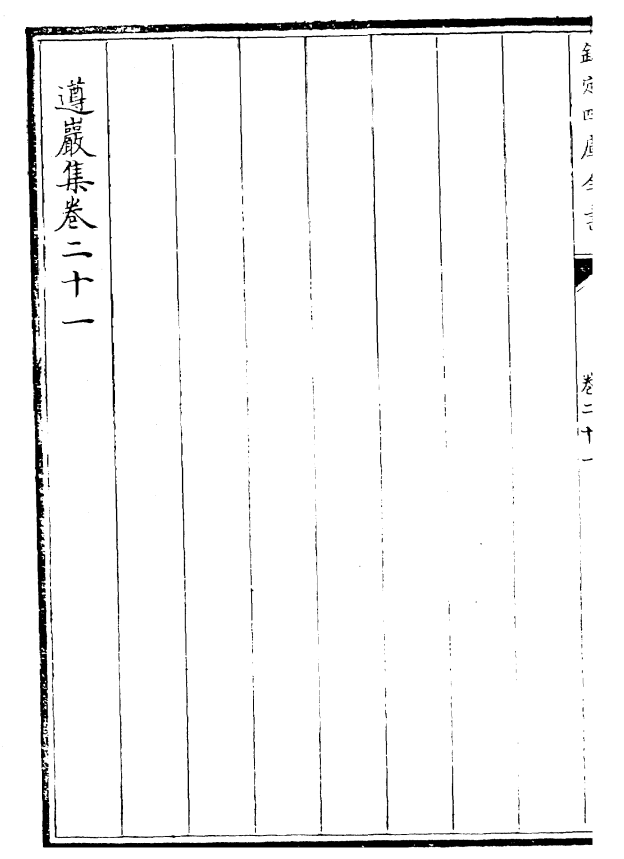
獨咎公之以材名自災而無所怨于天也作兹賦以反之

驟百里之修路兮厥車攻而馬良節鳴和以應鸞兮桑六轡之服襄祗阸陿而弗即兮閑二軌於康莊行九十其猶半兮忽摧輈而臬載伊行路之心惻兮壹憤懣其永嘅嘅長號而大聲兮籲蓋高而委罪余覽詞而美之兮揆所論而中槩緊熸木之爲災兮顧彼哉之所云弗執名而詞寔兮有近取於此身被文采之煒爗兮播修

名之赫喧既煌煌其外炳兮復耿耿其中昕光旁燭之四遐兮輝彌散而方皦世黮闇之妬明兮紛狂狺而好搆彼明者之見妬兮覆逢殃而蒙垢辟爍薪之在茲兮固始然之所就戛兩木而終燔兮宜星星而焚究彼燎甍與燬楝兮豈斯烈之為咎既斯咎之莫執兮何緼虩而謂天咎改行與易意兮孰世遇之為難弘曲學以阿時兮躋平津而開邸廣中庸以容身兮紆朱紱而彈齒原好修而被放兮徂江介之悄悄胥盡忠而殞身兮從



怒濤之極徼歷前事而證之兮何禍福之弗自人直何往而不黜兮枉何往而不信維此性之有植兮豈窮阨而捐旃孰知所福之非禍兮珍厥好而逾肩溯黄河而西上兮指朱圉之外郊自伏羲之舊兮請端策以問爻既用晦於明夷兮與晉德之自昭騁玄志以觀妙兮從吾心之所要



遵巖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